

〈神在裡邊〉

離家之前，每天都要早起，在神桌捻香拜拜。小時候我一直以為所有人的家裡都有一個巨大的神桌，裡頭放著神像，日夜都看照我們的生活。父親會把我帶到神桌面前，指著神明，告訴我神在裡邊。

也許香爐的煙太濃，神像總是眯起眼睛，臉被燻得焦黑。穿的衣服都舊了，每一個月父親都會請下神像，仔細將衣服上的灰塵擦掉。這尊神像似乎待在家裡很久了。

那時的家小得可憐，我和妹妹住在同一間房，擺了各自的書桌後，剩下的空間只能擺一個雙層床。我問父親為甚麼空間這麼小，為甚麼還要放這麼大的神桌。

書上寫的神明，不都是在天上嗎？既然在天上，為甚麼家裡還需要神桌。

父親聽到我的疑問，摸了摸頭，「有些在天上，有些會在這裡，他也是我們的家人。」

我有時會跑到神桌旁邊，和神明說幾句話，可是從來都沒有聽到回應。以為神明偶爾會偷偷跑到其他房間，可是這個家太小了，我走遍其他房間，甚麼都沒有看到。

也許神明和父母一樣，在外頭工作吧。

跟神明一樣看不到的東西，就是錢了。等到我和妹妹都上床睡覺，半夜總會聽到母親跟父親擔心地說錢在哪裡。到了隔天早上，留下早餐之後，他們又出門去賺錢了。

就像手握著沙子，那些錢不斷從指縫流走。

父親時不時拿起筊杯，問一家大小的前途。大至自己的工作，小到我和妹妹的課業。父親的表情即使再虔誠，我還是沒聽到神明說了甚麼。有時父親回到家，會露出笑容，「多謝神明保佑。」

我們之後租的房子，剛好在一棟大樓旁邊。一年有好幾個月，大白天我們始終在那棟大樓的陰影下。只有神桌的燈亮著，我和妹妹只靠著神桌，低頭念書。父親跟母親始終在外頭工作，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等到我們準備睡著時，才會聽見門鎖打開的聲音。

有時候睡到半夜，迷迷糊糊之間，會聽到妹妹在下舖說自己想要的東西，希望神明能幫忙。我知道這沒什麼用的，就像爸問神明的事情，沒有一次準的。我好奇問父親，神明到底說中了哪件事。父親沒有詳述，只說真的有中幾件事。

可是他從不知道為甚麼媽會離開。

媽離開家的那一天，就像平常出去上班，可是到天黑就沒回來。

那時手機還不普遍，父親打了幾通電話，出去找了一圈。

很久之後，我們才從親戚口中聽到，媽跑到一個小鎮去工作，因為受不了父親太依賴神明。

難怪神明甚麼都不說，誰願意承認自己被別人討厭呢？

母親離家之後，房子的空間好像沒有變得太大。過沒多久，父親又打算搬家，將母親留下的東西丟掉。可是下一個新家的空間小得可憐，搬了好幾次家，每個人擁有的空間都越來越小。我的書都疊在床上，大地震時，幾本書掉到床底下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妹妹抱著喜愛的洋娃娃，看著窗外氣派的大樓，說好想睡在裡頭。

我偷偷跑到神桌前，把妹妹的願望告訴神明。神像始終眯著眼，像是睡著了。就像父親下班回來，洗完澡後就打開電視，坐在沙發上就閉起眼睛，發出

鼾聲了。

神桌佔的空間沒有改變，而且一直都在最顯眼的客廳。如果客人只是走到客廳，一定覺得我們家很氣派，但不是這樣的，如果再往下走，會發現其他地方小得可憐。這些小空間，都被父親塞滿各種不同的雜物。

就像父親前半生，剛好趕上台灣最後一波經濟繁榮，他剛好賺了一筆小錢，以為景氣會持續好下去。沒想到再活下去，幾乎甚麼都沒有了。他日復一日開著貨車，卻發現年紀越來越大，無法搬運太多東西。

神還是不說話，好幾次搬家，會特別算進門的時間，父親總是恭恭敬敬捧著神像，到新家安放好後，才搬其他東西。父親總會說：「這一次我們的運氣一定會變好。」

不管搬到哪裡，父親的運氣似乎沒有好轉。

唯一改變的只有貨車引擎發出的雜音越來越多。

我在高中就開始不信神明了，從小到大，我沒聽到神明說過甚麼。但也無法質疑父親的信仰，偶爾他會早上醒來，告訴我們說：「昨晚夢到一組號碼，我們準備有錢了。」

他一直以為，母親的原因是家裡沒錢。父親偶爾買幾張彩券，中了一些小獎，可是花的錢比得到的還多。可是他仍然相信，神明有聽到他的呼求。

我第一次抽菸，是在高三的時候，隨便跟朋友要了一包菸，在神桌前抽起來。神像沒有任何動作，譬如皺眉或咳嗽。不小心吸了太多，我倒是咳了幾聲。剩下的菸我不知道塞到哪裡去，可能神明偷偷藏起來。

小時候父親總是說，抽菸是壞習慣，不管你在哪裡抽菸，神明都會知道。

也許神明知道了，但祂甚麼都做不了。

我的書越買越多，房間顯得更小了。父親的貨車終於報銷，沒有錢買新的。思考許久，決定不當司機，想辦法找其他工作。也沒有多餘的錢付房租，必須找頂加的房間。

不得已，只好將神桌賣掉，而神像則是找間廟收留。

那時我已經考完指考，填了一間離家很遠的大學。

但父親不知道，「兒子，我問過神明了，你讀這一所大學比較好。」他說出一所離家很近，但排名不好的大學。對他來說，世界就這麼小了，像養在水族箱中的魚，在固定的空間打轉。

送走神明的那天，父親又仔細擦著神像，我從後面看著他，發現父親的頭髮白了許多，連神像都看起來比他年輕。看著廟方人員打包好神像，離開，汽車冒出滿天的廢氣。

父親吐了一口氣，「至少離新家還蠻近的，我如果有時間也可以去走走。」

「你不覺得很像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嗎？」

父親笑出聲音，「你以後也會這樣送我去養老院嗎？」

「你覺得神明去那間廟，會很開心嗎？」

父親看著車離去的方向，甚麼都沒說。

這一切結束後，我收拾行李，在大學附近租了一間房子。

父親開始找其他工作，可是沒有任何人願意雇用。失去工作的他，就靠我跟妹妹撥出一部分打工的錢，支出基本開銷。母親偶爾會寄一些錢給我，希望能轉交給父親。

我跟妹妹閉著氣，從水族箱游到了大海。

只剩下父親留在水族箱，可是其他東西都消失了。突然擁有很多的空間，父親不知道該怎麼辦吧。

每天早上，他都花一整個上午，跑了好幾座廟，想要問之後要作的事情。我和妹妹也很少回家，因為父親只住在一間雅房，連過夜都嫌麻煩。每次見面，都是約在外頭的餐廳，也不知道能說甚麼，就低頭吃飯。

有時是父親來到我們讀的大學，也是找餐廳解決，再幫忙付回程的交通費。為了省錢，父親可以搭區間車，從家慢慢晃來台北。

我第一次理解，寂寞可以轉換成某種時間長度。

我偷偷算過养老院的花費，發現父親自己住還是比較好。

有時候躺在床上，會想起他深夜起床上廁所，萬一跌倒該怎麼辦。

可能神明會想辦法通知我。

某次抽獎，我拿到了一支智慧型手機。為了怕父親無聊，把那隻手機送給他，「你可以問這支手機問題，他會回答你。」說完，我示範給他看。

父親問了幾個問題，個人助理也一一回答了。他一臉驚奇，「好像神在裡面啊。」

也展示了視訊的功能給他，「以後如果想看看我，就能用這個功能。」

我不知道教父親使用視訊，是委婉地告訴他：「不要找我。」還是體貼他搭火車的辛苦。他連電話都很少打了，視訊更是一次也沒用。我不打算再教他如何使用視訊，。

之後的時間，我在打工、戀愛和學業間打轉。某天深夜，我讀書讀累時就趴在桌上睡了。到了半夜，聽到手機在響，迷迷糊糊接起來，正打算說話時。聽到是父親的聲音，「……我們家那兩個孩子甚麼時候能回來呢？」

「我知道你住在裡邊，原來沒有神桌，祢們還是在的。」

「但家裡只剩我一個人了……」

也許黑暗中，個人助理聽到父親說起我的名字，於是播了電話給我。我把頭靠在手機附近，仔細地聽父親說的每一句話。可惜我不知道該怎麼讓妹妹也聽到。

父親究竟對著那支手機，講了多少關於我和妹妹的事情？

小心不讓父親聽到我的呼吸聲，在寂靜中，電話另一端傳來父親房間的聲音，好像是有貨車剛好經過，房子輕微震動。

我想起小時候，坐在貨車的副駕駛座，隨著父親在台灣四處亂跑。

有一次搬完貨，父親擦擦汗，「準備回家了，家人都在等我們呢！」

我抬起頭，「有哪些人在等我們呢？」

父親張開手指，「媽媽，媽媽肚子裡的妹妹，還有神明。」